

元史新編

元史卷四十二

列傳二十六

元末相臣

塔識

塔識

舊冠鐵木爾號於名上

字九齡和寧忠憲王康里托托之子事

明宗於潛邸文宗初屢遷同知樞密院事順帝至元六年拜中書右丞至正改元遷平章政事柏顏罷相庶務多所更張塔識盡心輔贊每入直帝爲出宿宣文閣賜坐榻前詢以政道必夜分乃罷二年郊祀塔識言大祀竣事必有實惠及民以當天心乃賜民明年田租之半嶺北地寒不任穡事歲募富民和糴爲邊餉民雖稍利費官鹽爲多塔識乃請轉輸京倉米百萬斛儲和林以爲備日本商百餘人遇風漂入高麗高麗掠其貨表請沒其人爲奴塔識持

不可曰天子一視同仁豈宜乘人之險以爲利宜資其還已而日本果上表稱謝俄有日本僧告其國遣人刺探國事者塔識曰刺探在敵國固宜防之今六合一家設果刺探正可令知中國之盛歸告其主使向化兩浙閩鹽額累增而課愈虧江浙行省請減額塔識奏歲減十三萬引五年拜御史大夫務持大體不苛嬈以立聲威建言近歲大臣獲罪重者族滅輕者籍其妻孥祖制父子罪不相及請除之著爲令明年仍入中書平章政事大駕時巡塔識畱鎮大都舊法細民糴於官倉出印券月給之者其直三百錢謂之紅帖米賦籌而給之盡三月止者其直五百錢謂之散籌米貧民買其籌帖以爲利塔識請別發米二十萬石遣官坐市肆使人持錢得米姦敝遂絕七年拜左丞相

修飭綱紀立內外通調之法朝官外補許得陞辭親受帝
訓責以成效郡邑賢能吏次第甄拔入補朝闕分海漕米
四十萬石置沿河諸倉以備凶荒令僧人與齊民均受役
於官以復舊制奏進孔子後衍聖公階爲三品歲一再詣
國學獎勵諸生中書故事用老臣預議大政久廢不設塔
謨奏復其規起腆合張元朴等四人爲議事平章曾未半
年敝政漸革初柏顏議罷科舉塔識時在參議府訖不署
奏及入中書首議復之徵用處士待以不次中外咸悅卒
年四十六追封冀寧王諡文忠塔識好研伊洛諸儒之書
故議論有本原而在位未久中外惜之

多爾只

多爾直班

多爾只

舊作朵兒只

木華黎六世孫江浙行省丞相託託子也

生一歲而孤稍長備宿衛至治二年授集賢學士年未及冠一時同僚如郭貫趙世延鄧文原諸老皆器重之天厯初多羅台國王自上都領兵至古北口與大都兵迎敵被殺以多爾只襲王爵扈蹕上都詔因便送至遼陽之國順帝至元四年多羅台弟乃蠻台藉太師柏顏勢謂當襲王位愬於朝柏顏妻欲索大珠環價直萬六千錠多爾只慨然曰王位我祖宗所傳不宜從人求售我縱不得得者亦我家人非外人也於是乃蠻台以賂故得爲國王而除多爾只遼陽行省左丞相至正四年移江浙行省左丞相時杭城荐經災燬別怯不花先爲相庶務寬紓多爾只繼之咸仍其舊民心翕然汀州寇竊發調遣將士招捕數月卽平帝嘉其績錫九龍衣上尊酒居二年方面晏然杭之耆

老請建生祠如前丞相故事固辭七年召拜御史大夫會丞相虛位卽拜中書右丞相多爾只進曰臣藉先人之蔭早襲王位未諳國家之事今備位宰相非得賀太平共事不可帝悅卽以太平爲左丞相是時朝廷無事稽古禮文有墜必舉歲餘畱守司行致賀禮其物先畱鴻禧觀多爾只家臣寓觀中察知其致左相者特豐具以告多爾只曰彼縱不及我亦又何怪卽命受之郊王家產旣籍於官多爾只俾掾史錄其數明日掾史以復韓嘉訥爲平章不知出丞相命勃然變色叱掾史曰公事須自下而上何竟白丞相命客省使扶出多爾只不爲動知者咸服其量九年罷相復襲王爵之國遼陽十四年丞相脫脫總兵南討中書參議龔伯遂一作伯璉建言宜分遣諸宗王及異姓王俱出

軍吳王多爾赤厚賂伯遂獲免多爾只獨曰吾國家世臣天下有事正効力之秋也何辭焉卽領兵出淮南聽脫脫節制脫脫遣攻六合拔之及脫脫罷多爾只乃以本部兵守揚州十五年卒於軍年五十二其爲相務存大體而太平則兼理庶務故一時政權頗出於太平趨附者眾多爾只處之泰然不與較太平亦能推讓盡禮中外皆稱賢相云

多爾直班

多舊作朵

字惟中木華黎七世孫也祖碩德父別理

哥多爾直班甫晬而孤育於從祖母拜住其從父也請於仁宗降璽書護其家南坡之變拜住遇害賊臣并欲殺其弟集賢學士多爾只時多爾直班從行年方八歲走詣怯薛官求免故多爾只得脫於難年十四見文宗適將幸上

都親閱御衣命錄於簿顧左右無能書漢字者多爾直班引筆書之文宗喜曰世臣之家乃能知學如是命爲尙衣奉御尋授工部郎中順帝元統初擢監察御史首疏宗廟宜親祀赦命不宜數又陳時政五事其一請修刑政辨忠邪以弭災變二曰親祀郊廟以敬天法祖三曰博選勳舊端謹子弟前後輔導使嬉戲不接於目俚言不及於耳以日新聖德四曰樞機之地宜公賞罰以服民心五曰振饑民以弭安盜賊是時日月薄蝕烈風暴作河北山東旱蝗爲災乃復條陳九事上之一杜僥倖之門二罷不急工役止無名賞賜三停禁中佛事四省內外冗員五均公田六鑄錢幣七罷山東田賦總管府八調河南白實田糧九禁取姬妾於海外正月元日朝賀故事教坊官位在百官後

御史大夫撒迪傳旨俾入正班多爾直班執不可撒迪以奉詔爲詞多爾直班曰事不可行大夫宜覆奏西僧爲佛事內廷醉酒失火多爾直班劾其不守戒律延燒宮殿震驚九重撒迪傳旨免其罪多爾直班又執不可一日間傳旨者八乃已丞相柏顏御史大夫唐其勢二家奴怙勢爲民害多爾直班巡歷至潮州悉捕其人致之法民大悅及還唐其勢怒之不謝又劾唐其勢從子馬沙原作馬沙爲欽察親軍指揮使恣橫不法會唐其勢被誅乃已屢遷侍書學士兼經筵官時甫弱冠又勦家子乃獨以經術侍帝左右是時學士康里巉巉在上前敷陳經義多爾直班爲翻譯曲盡其意多所啟沃俄遷大宗正宗王有殺其大母者多爾直班與同僚拔實力請於朝必正其罪時相難之出

爲淮東廉訪使尋拜中書參政提調宣文閣時纂集至正
條格多爾直班謂是書上有祖宗制誥安得獨稱今日年
號又律中條格乃其一門耳豈可爲書名時相不能從惟
除制誥而已有以善音樂得幸者有旨用爲崇文監丞多
爾直班改擬一人以聞帝怒曰選法盡由中書省耶多爾
直班頓首曰用倖人居清選臣恐後世議陛下尋拜御史
中丞御史劾別性不花章甫上黜御史大夫懿憐眞班平
章行省江浙多爾直班曰若此則臺綱安在乃再上章劾
奏竝畱御史大夫不允乃約臺臣皆上印綬辭職帝諭畱
不從卽杜門謝賓客尋出爲遼陽行省平章到官詢民疾
苦知米粟羊豕薪炭諸貨皆藉鄉民販負入城而貴室僮
奴公府隸卒爭強買之僅酬其半直又其俗編柳爲斗大

小不一豪賈猶僉得以高下其手民咸病之卽飭有司厲防禁齋稱量由是貨集價平又存恤孤老平準錢法清銓選汰胥吏愼句稽興廢墜鉅細舉舉苟有罪雖勦不貸王耶百司聞風悚息召還京師拜中書平章政事時盜起河南首請旌死節以勸忠義守荆襄湖廣以絕後患又言祖宗朝用兵匪專於殺人今倡亂止數人願乃盡坐華民爲叛逆豈足以服人心其言頗迂丞相脫脫意脫脫方倚信左司郎中汝中柏員外郎伯帖木爾兩人擅權用事多爾直班正色立朝無所附麗適陝州告急因出爲陝西行臺御史大夫行至中途聞商州陷武關不守卽輕騎晝夜兼程至奉元而賊已入鴻門卽日就署督諸軍復商州乃修築奉元城壘募民爲兵出庫銀爲大錢射中的者賞之由

是人皆爲精兵金商義兵以獸皮爲矢房狀如瓠號毛胡
盧軍甚精銳列其功以聞敕書褒獎其軍遂爲勁旅乃開
義谷剗置七驛以便道路時脫脫弟御史大夫耶先帖木
爾師敗於河南西臺御史同詞劾奏多爾直班當署字願
謂左右曰吾其爲平章湖廣矣未幾命下果然關中人遮
道泣畱多爾直班慰遣之不聽乃從間道得出汝中柏及
伯帖木爾猶言不殺此人則丞相終不安蓋謂其四怯薛
後必入相耳乃命多爾直班專供給湖廣軍食時官廩無
儲乃親貸民粟約俟朝廷頒鈔至卽還以直又遣官糴粟
河南四川之境民間其名爭輸粟以助軍而總兵者希承
相旨尙以供軍需失期數見侵辱達刺罕軍帥王不花奮
言曰平章國之貴臣今坐不重茵食無珍味徒爲我曹軍

食耳百需立辦猶欲誣之是無人心也我曹當動公憤以申雪之耶先帖木爾復遣國子助教完者至軍中風使害之完者至反加敬禮然多爾直班積勞成疾遂卒於黃州年僅四十多爾直班立朝以持名教植人才爲己任畱心經術凡伊洛諸儒書未嘗去手喜爲詩尤精書畫其在經筵開陳大義類次前賢遺言爲書四卷以進曰學本曰君道曰臣職曰國政明道厚倫制行稽古游藝五者爲學本之曰敬天愛民知人納諫治內五者爲君道之曰宰輔臺察守令將帥警御五者爲臣職之曰興學訓農理財審刑議兵五者爲國政之曰帝覽而善之賜名曰治原通訓藏之宣文閣

脫脫字大用馬札爾台之子柏顏之弟子也世系見柏顏傳馬札爾台蚤扈從武宗後侍仁宗於潛邸以恭謹爲仁宗親信及卽位令領虎賁親軍都指揮使泰定四年拜陝西行臺待御史文宗入承大統時陝西行臺方附上都起兵焚詔書殺其使馬札爾台奉召不至及事定議罪以其兄柏顏有功特免議命爲上都畱守遷知樞密院事柏顏旣罷黜遂代爲右丞相未幾以疾辭遂以太師就第封忠王至正七年卒於甘肅長子曰脫脫次子曰耶先帖木爾脫脫生而岐嶷及就學請於其師浦江吳直方曰終日危坐讀經書易若日記古人格言美事而服行之乎稍長膺力過人能挽弓一石文宗時授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順帝至元初唐其勢謀不軌事覺伏誅其叔父荅里等稱

兵外應脫脫選精銳與戰盡禽之再遷御史大夫扈從上都還至雞鳴山之渾河帝將畋於保安州馬蹶脫脫諫曰古者帝王端居九重日與大臣宿儒講求治道飛鷹走狗非其事也是時柏顏爲中書右丞相旣誅唐其勢益無所忌帝積不能平脫脫雖幼養於柏顏而微諫不聽常憂其敗私請於其父曰伯父驕縱已甚一旦天子震怒則吾族赤矣曷若於未敗圖之以報國家其父以爲然乃決疑於吳直方直方告以春秋大義誠親脫脫意乃決乘間言於帝自陳殉國忘家之意帝始猶未之信時帝左右前後皆柏顏黨獨世傑班阿魯及錢塘楊瑀爲帝腹心因遣三人日與之往復論難知其忠義無他心遂不之疑五年秋車駕出上都柏顏時出赴應昌脫脫與世傑班阿魯謀禦之

東門外懼弗勝而止會河南范孟矯殺省臣事連廉訪使
段輔柏顏風臺臣言漢人不可爲廉訪使時別怯不花亦
爲御史大夫畏人議己辭疾不出故其章未上柏顏促之
急脫脫度不能遏乃先入告於帝言漢人爲廉訪乃祖制
不可廢及章上帝如脫脫言柏顏偵知出於脫脫大怒言
於帝曰脫脫雖臣之猶子其心專右漢人必當治之帝曰
此出朕意非脫脫罪也及柏顏擅貶宣讓威順二王帝不
勝其忿決意逐之一日與脫脫語相對泣下歸復謀於直
方直方曰此宗社安危所繫不可不密議論之際左右爲
誰曰阿魯及脫脫木爾直方曰子之伯父挾震主之威此
輩苟利富貴其語一泄則主危身戮矣脫脫乃延二人於
家晝夜置酒張樂不令出欲候柏顏入朝禽之戒衛士嚴

宮門出入螭坳悉置兵柏顏見之驚問故對曰天子所居防禦不得不爾柏顏退脫脫益增兵自衛六年二月柏顏請帝出獵脫脫勸帝稱疾不出乃挾太子燕帖古思出畋柳林脫脫遂與阿魯等合謀以所掌兵及宿衛士拒之遂拘京城門鑰命所親信列布城門下夜奉帝御玉德殿召近臣及省院大臣先後入見集午門聽命又召楊瑀入草詔數柏顏罪狀詔成夜已四鼓命中書平章只爾瓦台齎詔赴柳林黜柏顏爲河南左丞相柏顏遣騎士至城下問故脫脫坐城門上實告有旨逐丞相一人餘無所問諸從官可各還本衛於是柏顏遂南行時馬札爾台方鎮北邊詔入爲右丞相脫脫知樞密院事然馬札爾台爲人貪庸實不可居相位脫脫密勸其父請退十月馬札爾台移疾

辭詔以太師就第至正改元遂命脫脫爲右丞相封馬札爾台爲忠王脫脫乃悉更柏顏舊政復科舉取士及太廟四時祭雪郊王之冤召還宣讓威順二王使居舊藩以阿魯圖正親王之位開馬禁減鹽額蠲負逋開經筵遴選儒臣勸講中外翕然稱賢相三年詔修遼金宋三史命脫脫爲都總裁官又請修至正條格頒天下脫脫欲帝日親儒臣講學頗聞左右多沮撓者一旦帝御宣文閣脫脫取裕宗當日所授書以進曰設使經文不足觀世祖豈以是教裕皇哉帝嘉納之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嘗保育於脫脫家每有疾飲藥必嘗之而進帝嘗駐蹕雲州遇烈風暴雨山水大至車馬人畜皆漂溺脫脫抱皇太子單騎登山乃免至六歲皇太子始還宮脫脫復以私財造大壽元忠國

寺於健德門外爲皇太子祝釐四年領宣政院事諸山主僧請復僧司且曰郡縣所苦如坐地獄脫脫曰若復僧司何異地獄中復置地獄邪時有疾體漸羸且術者亦言年月不利乃上表辭位帝不允後凡十七上始從之有旨封鄭王食邑安豐賞賚巨萬俱辭不受乃賜松江田爲立稻田提領所領之七年別怯不花爲右丞相以宿憾譖其父馬札爾台詔徙甘肅脫脫力請俱行復移西域撒思嘉之地至河召還甘州就養馬札爾台尋卒帝念脫脫勲勞召還京師拜太傅總理東宮事九年丞相多爾只賀太平皆罷復命脫脫爲右丞相時開端本堂皇太子學於其中命領端本堂事於是脫脫引用烏古孫良楨龔伯遂汝中柏伯帖木爾等爲僚屬皆委以腹心小大事悉與之謀事行

而還臣不知也帝以吳直方有協贊功由長史超授集賢
大學士御史王士點劾其躐晉官階直方亦力辭乃止用
吏部尙書僕哲篤言更至正交鈔詔臺院集議祭酒呂思
誠言其不可脫脫不聽終變鈔法而鈔竟不行事見思誠
傳用參議李羅帖木爾言欲於都城外開河置閘放運河
金口水引通州船至麗正門外役丁夫數萬訖無成功黃
河決白茅又決金堤方數千里民被其患五年不能塞脫
脫用賈魯計議塞之請身任其事乃奏以賈魯爲工部尙
書總治河防使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役之築決堤成使
復故道凡八月功成事見河渠志帝嘉其功賜世襲荅刺
罕號又敕儒臣歐陽玄製河平碑以紀其功仍賜淮安路
爲其食邑郡邑長吏聽其自用已而汝潁間妖賊起以紅

中爲號蔓延襄樊唐鄧間十一年脫脫奏以弟御史大夫耶先帖木爾爲知樞密院事將諸衛兵十餘萬討之甫克上蔡旣而駐兵沙河軍中夜驚耶先帖木爾棄軍北奔汴梁收散卒屯朱仙鎮朝廷以其素不習兵詔別將代之耶先帖木爾徑歸昏夜入城仍爲御史大夫陝西行臺監察御史十二人劾其喪師辱國脫脫聽其弟言乃遷西行臺御史大夫多爾直班爲湖廣平章除御史十二人各府添設判官以鉗言口由是脫脫賢名頓損十二年紅巾賊芝麻李據徐州眾五萬僭號猖獗脫脫請自將討之師次徐州攻其西門賊出戰以鐵翎射馬首脫脫不爲動麾軍奮擊敗之入其外郭明日大兵四集賊不能支城破賊首遁去獲其黃繖旗鼓燒其積聚遂屠其城帝遣使卽軍中加

脫脫太師趣還朝而立徐州平寇碑以章其績十三年三月脫脫用左丞烏古孫良楨右丞悟良哈台議屯田京畿以二丞兼大司農卿而自領大司農事西至西山東至遷民鎮南至保定河間北至檀順州凡官地屯田皆募江南善種水田及修園築堰之人立法佃種歲用大稔故海運雖不通而京師足食是時徐壽輝據湖廣郭子興據濠張士誠據高郵號召江淮梗南北運道諸將連年征討無成效盜轉滋蔓十四年詔脫脫總制諸王諸省軍討之一切聽便宜行事臺省院部諸司聽選官屬從行稟受節制西域西番皆發兵來會旌旗累千里師次濟寧遣官詣闕里祀孔子過鄒縣祀孟子十一月至高郵連戰皆捷分兵平六合賊勢大蹙攻高郵城垂破俄有詔罪其老師費財以

河南行省左丞相太布花中書平章政事月闊察爾知樞密院事雪雪代將其兵削官爵安置淮安先是脫脫之侍父西行也別怯不花欲陷之死哈麻屢言於帝召還近地脫脫深德之至是引爲中書右丞而是時脫脫信用汝中柏由左司郎中參議中書省事平章以下見其議事莫敢異同惟哈麻不爲之下汝中柏因譖之脫脫奏改爲宣政院使於是哈麻深銜之哈麻嘗與脫脫議授皇太子冊寶禮脫脫每言中宮有子將寘之何所以故久不行脫脫之將出師也以汝中柏爲治書侍御史使輔耶先帖木爾居中汝中柏恐哈麻必爲後患欲去之脫脫猶豫不決令與耶先帖木爾謀耶先帖木爾以其有功於已不從哈麻知之遂譖脫脫於皇太子及皇后奇氏會耶先帖木爾方移

疾家居監察御史袁寶因不花等承哈麻風旨上章劾脫
脫出師三月無尺寸功傾國家之財爲己用半朝廷之官
爲己隨竝劾其弟耶先帖木爾庸碌三奏乃允奪御史臺
印出都門外聽旨以汪家奴代爲御史大夫而脫脫亦有
安置淮安之命詔至軍中參議龔伯遂曰春秋之義大夫
出疆有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將在軍君命有所
不受今江淮之盜關社稷安危丞相出師時嘗被密旨便
宜行事今一意進討賊破則讒言自息詔書且勿開開則
大事去矣脫脫曰君臣之義何可抗也旣聽詔卽出兵甲
及名馬三千分賜諸將俾各帥所部以聽新帥節制客省
副使哈刺荅曰丞相此行我輩必死他人之手今日寧死
丞相前遂拔刀刎頸而死俄有旨移置脫脫於亦集乃路

十五年三月哈麻恐其復柄用乃風臺臣猶以謫輕列疏其兄弟罪於是詔流脫脫於雲南鎮西路耶先帖木爾於四川礪門脫脫長子哈刺章肅州安置次子三寶魯蘭州安置家產簿錄入官脫脫行至大理騰衝知府高惠欲以女事之許築室一程外以居脫脫曰吾罪臣也安敢念及此巽辭謝之九月遣官再移置阿輕乞之地高惠以脫脫前不受其女首發鐵甲軍圍之十二月己未哈麻矯詔遣使鳩之死年四十二訃聞中書遣使至其地易棺衾以殮脫脫儀狀雄偉頎然出於千百人中而器宏識遠不矜不伐輕貨色好賢士憂國忘家出於天性功在社稷而始終不失臣節有古大臣之風惟袒其不肖弟致冒物議爲羣小口實君子憾焉然自脫脫謫而江淮盜遂不可制二十

三年監察御史張沖等上章雪其冤於是詔復脫脫官爵
竝給復其家產召其子哈刺章三寶魯還朝授哈刺章中
書平章封申國公分省大同三寶魯知樞密院事時耶先
帖木爾已死矣二十六年監察御史聖魯耶先撒都失里
等復言前者奸邪搆害大臣臨敵易將致我國家將士由
此沮挫盜賊由此縱橫生民由此塗炭設使脫脫不黜軍
令不變羣賊早蕩平何至有今日之亂朝廷是其言未及
報而國亡

舊史脫脫父馬札爾台別傳今併入

賀太平

子耶先忽都

太平姓賀氏名惟一字允中賀勝子也初勝以非罪死太
平年尙幼泰定帝雪其父冤而撫卹之太平資性開朗弱
冠儼如老成人嘗受業於趙孟頫又師事雲中呂弼始襲

父職爲虎賁親軍都指揮使順帝元統初屢遷御史中丞時中書參議佛家奴者儉人也御史劾其罪時宰庇之寢不問太平辭疾去至正二年詔起爲中書參政辭進右丞又辭會御史祁君璧復劾佛家奴黜之乃起就職宗室諸王歲賜祿廩衣幣不均太平請於帝均其厚薄守令多失職請選臺閣名臣充之仍遣使覈其治行治取者增秩賜金時粟貴而金銀賤太平請出官本委官收市所得不貲其後兵興卒獲其用四年遷中書平章政事六年拜御史大夫故事臺端非國姓不以授太平固辭特賜蒙古氏更名太平七年遷中書平章政事班同列上時木華黎孫多爾只居政府薦太平爲左丞相太平請勒僧道有妻子者爲民以減蠹耗給校官俸以防虛冒請賜經筵講官坐以

崇聖學選清望官專與陳言以求治道立行都水監以治
黃河舉隱士董立張樞李孝先等平生好訪問人材不問
南北必記錄於冊至是多進用之初脫脫旣罷相出居西
土會其父馬札爾台卒太平力請於上俾得歸葬脫脫旣
還朝卽拜太傅然不知太平之有德於己也因汝中柏讒
間成隙反欲中傷之是時中書參政孔思立等皆一時名
人爲太平所拔用悉誣以罪斥去九年罷太平爲翰林學
士承旨旣又誣劾其過失而竝論其子耶先忽都不宜僭
娶宗室女脫脫之母聞之亦以責脫脫兄弟侍御史撒馬
篤揚言於朝曰御史欲害正人壞臺綱如天下後世何卽
臥病不起太平遂還奉元杜門謝客以書史自適十五年
河南盜起詔起太平爲淮南行省左丞相兼知行樞密院

元史卷四十二 列傳

古

事總制諸軍駐濟寧時諸軍久出糧餉苦不繼太平命有司給牛具種麥自濟寧達海州民不擾而兵賴以濟議立土兵元帥府輪番耕戰未幾移遼陽行省糴粟以給軍處置有法十七年五月召拜中書左丞相山東賊毛貴率大眾由河間趨直沽遂犯鄆州略柳林逼畿甸樞密副使達國珍戰死京師震駭廷議或勸帝北巡或遷都關陝以避之太平力持不可徵同知樞密院事劉哈刺不花於彰德引兵入衛大敗賊眾於柳林賊走還濟南京師遂安會張士誠以浙西降而晉冀關陝間察罕帖木爾亦屢奏捷於是中外翕然有中興之望太平又攷求死節之臣雖布衣亦加贈諡有官者就官其子孫人尤感動而太布花之事起太布花者弘吉剌氏以世胃入官累遷雲南行省右丞

歷通政使上都留守遼陽行省平章至正八年太平爲丞相力薦太布花可大用召入爲中書平章政事及太平旣罷脫脫復爲相太布花因黨於脫脫謀欲害太平十二年盜起河南知樞密院事老章出師久無功詔拜太布花河南行省平章加太尉將兵往代之末期月平南陽汝寧唐隨又下安陸德安等路招降服叛軍聲頗震十四年脫脫以太師右丞相總大兵征高郵尋詔奪其兵柄而遷太布花本省左丞相與太尉月闊察爾樞密知院雪雪代總其兵山東河北諸軍悉令太布花節制而太布花乃以乏餉故頗偃蹇不遵朝命軍士又往往剽掠爲民患十五年監察御史耶里忽都等劾其慢功虐民之罪詔奪職從平章荅失拔都魯進征頃之復拜湖廣行省左丞相節制湖廣

荆襄諸軍招捕沔陽湖廣等處水陸賊徒會朝廷復拜太平爲中書左丞相太布花聞之意不能平歎曰我不負朝廷朝廷負我矣太平漢人今乃復居中用事安受逸樂我反在外勤苦邪及擊賊賊且退諸將皆欲乘勝渡江而太布花乃反勒兵退以養銳爲名其後賊犯汴梁守臣請援兵至十往反太布花始率兵援汴猶按甲不進時睢毫太康俱已陷邊警日急太布花反縱軍出掠百里之內蕩然無遺繼又渡師河北聲取曹濮遂駐於彰德衛輝俄而曹濮之賊奔竄晉冀大同亦相繼不守遂蔓延不可制朝廷以爲憂兩遣重臣指授機宜而太布花貌不爲意其子壽童以同知樞密院事將兵分討山東久無功嘗以事入奏壽童驕慢帝由是惡之十八年山東賊愈充斥且逼京畿

於是詔拜太布花以中書右丞相總其兵討山東既渡河
卽上疏謂賊勢張甚軍行糧餉爲先昔漢韓信行軍蕭何
餽餉方今措畫無如丞相太平者如令太平至軍中供給
事乃可濟不然兵不能進時參政卜顏帖木爾張晉等分
省山東二人者嘗劾壽童不進兵太布花至則以其餽運
不前斷遣之又以知樞密院事完者帖木爾爲右丞之日
嘗劾其非亦誣以他罪擅改其官徵至軍欲害之事聞廷
議喧然及請太平主餉疏至太平知其欲害己也遂諷監
察御史彌只海等劾其緩師拒命之罪下詔削其官爵奪
其兵柄安置蓋州以知樞密院事悟良哈台總其兵太布
花聞有詔夜馳詣故部將劉哈刺不花於保定時劉哈刺
不花方械賊毛貴於柳林保障京師有功慨然許之卽走

至京首見太平求救解太平曰太布花跋扈不臣今詔已下爾乃敢爲緩頰耶不審處禍將及爾哈刺聞言噤不能發太平度太布花必在哈刺所卽語之曰爾能致太布花以來功與禽賊等乃引見帝賜賚優渥哈刺還縛太布花父子送京師未至皆誅之於路太布花旣誅中外軍令頗肅太平方銳意討山東賊而皇后太子之變復起時二皇后與皇太子謀內禪遣宦者朴不花諭意太平不荅二皇后又召太平至宮中舉酒申前意太平復依違以出是時皇太子欲盡逐近臣先令監察御史劾帝所親暱者未及奏而所令御史遷他官皇太子疑太平子耶先忽都泄其事益決意去太平政柄知樞密院事紐的該數於帝前左右之以故皇太子志未及逞會紐的該死皇太子遂令監

察御史買住桑葛失理劾左丞成遵參政趙中等下獄死以去太平之黨太平遂數以疾辭位二十年二月拜太保俾養疾於家臺臣交章畱之帝不能從會陽翟王阿魯輝帖木爾倡亂騷動北邊勢逼上都京師大震皇太子乃言於帝命太平畱守上都實欲置之死地太平毅然往有同知太常院事脫懽者耶先忽都故將也引兵縛陽翟王感太平父子恩願歸功報闕下必蒙復召而太平固不受令其自獻俘不以爲己功及奏至京師解嚴帝亦聞其功未幾拜太傅賜田歸奉元帝欲以伯撒里爲丞相伯撒里言非得太平同事不可於是有詔復起用皇太子惡其旣去而復畱也於二十三年令御史大夫普化劾太平故違上命詔悉拘所授宣命及所賜物往居陝西之西初右丞相

朔思監者以家人造僞鈔事覺當逮太平力爲解免嗣朔思監罷黜太平又分祿饋之及是不德太平前事反迎合皇太子意誣奏太平安置吐蕃尋遣使者逼令自裁太平至東勝賦詩一篇乃自殺年六十三二十七年監察御史辨其非辜請加褒贈子耶先忽都名均字公秉少好學有俊才累遷翰林侍讀學士太平之爲相也務廣延才彥而耶先忽都以丞相子又傾己下士以故名稱籍甚已而被劾罷從親還奉元及太平再相授知樞密院事十九年羣盜由開平東掠遼陽冬詔率師往討太平以其年少數請改命不允至則遣將拔懿州省治盜踰遼河東奔會中朝讒搆日甚罷爲上都畱守已而朔思監徇二皇后意搆成大獄誣老的沙耶先忽都及脫懽等不軌執脫懽鍛鍊其

獄連逮不已帝知其無辜欲釋之特命大赦而朔思監增
入條畫內獨不赦前獄惟老的沙逃入孛羅大同軍中餘
皆貶死耶先忽都當貶撒思嘉之地道由朵思麻行宣政
院使桓州閭素受知其父太平因畱居其地執政奏其違
命杖死之年四十四有詩集十卷舊史大不花劉哈刺
不花各專傳今併入
論曰太平相業始終盡美盡善無可議者國運凌夷宮闈
內梗非天意非人力惟陽翟王阿魯輝兵逼上都京師戒
嚴太子旣以此爲死地而陷太平太平卽可以自陳歸美
朝廷威福與中宮東宮襄贊所致則勢必內召而兩宮之
憾亦可漸解何必避功不居而專居待罪之地卒使國家
有殺士之名而上下兩無益所謂德有餘而智不足者乎

元史卷四十三

列傳二十七

元末文臣

許有壬

許有壬字可用湯陰人讀書一目五行嘗閱衡州淨居院碑文近千言一覽輒背誦無遺延祐二年登進士第授同知遼州事會關中有警鄰州聽民出避棄嬰孩滿道有壬獨率弓箭手閉城堅守卒獲無虞州有追逮不用胥隸唯給信牌令里役呼之民不擾而事集州大治至治二年轉江南行臺監察御史行部廣東以貪墨劾罷廉訪副使人至江西會廉訪使苗好謙監焚昏鈔檢視鈔者日至百餘人好謙恐有敝痛鞭之人畏罪率剔眞爲僞以迎其意管庫吏榜掠無全膚迄莫能償有壬覲視之率眞物也遂

釋之凡勢官豪民虎而冠者悉禽治以法部內肅然召拜
監察御史三年八月英宗暴崩於南坡賊臣鐵失遣使者
自上京至封府庫收百官印有壬知事急卽往告御史中
丞董守庸守庸謂宮禁事非子所當問十月鐵失伏誅泰
定帝發上都有壬卽疏劾守庸及經歷多爾只班監察御
史郭耶先忽都阿附鐵失之罪及帝至復奏鐵木迭爾之
子瑣南與聞大逆乞賜典刑其兄弟勿令出入宮禁中書
平章王毅右丞高昉橫羅奪爵四川行省平章趙世延受
禍尤慘皆請雪冤復職繼上正始十事一輔翼太子宜先
訓導二遴選長官宜先培養三通籍宮禁宜別貴賤四欲
謹兵權宜削兼領五武備廢弛宜加修飭六賊臣妻妾宜
禁勢官徵索七前赦權以止變宜再詔以正名八鐵木迭

爾諸子宜籍沒以懲惡九攷驗經費以減民賦十擷節浮
蠹以紓國用帝多從之泰定元年改中書左司員外郎京
畿饑有壬請發糧四十萬斛濟之賴以活者甚眾國學舊
法每以積分次第貢以出官執政用監丞張起巖議欲廢
之而以推擇德行爲務有壬折之曰積分雖未盡善然可
得博學能文之士若惟擇德行恐皆厚貌深情專意外飾
或憊不能識丁矣議遂寢獲盜例有賞論者多疑其僞有
淹滯四十餘年者羣訴於馬首有壬曰盜賊方熾求疵大
甚緩急何以使人但經部使覈實者皆予官俄移左司郎
中每遇公議有壬屢爭得失汎掃積滯幾無畱牘都事宋
本退語人曰此貞觀開元間議事也元統二年拜治書侍
御史轉奎章閣學士院侍書學士仍治臺事俄拜中書參

政知經筵事至元初中書平章徹里帖木爾議罷科舉又欲損太廟四祭爲一祭監察御史呂思誠等列劾其罪狀帝不允詔徹里仍出署事時罷科舉詔已書而未用寶有壬入爭之太師柏顏曰舉子多以贓敗又有假蒙古色目名者有壬曰科舉未行之先臺臣贓罰無算豈盡出於舉子舉子不可謂無過較之於彼則少矣柏顏因曰舉子中可任用者惟參政耳有壬曰若張夢臣馬伯庸丁文苑之政事歐陽原功之文章皆可大用何謂無人柏顏曰科舉雖罷士之欲求美衣美食者果能自尙學豈有不至大官者邪有壬曰所謂士者初不以衣食爲事其事在治國平天下耳柏顏又曰今科舉取人實妨選法有壬曰古人有言立賢無方科舉取士豈不愈於通事知印等出身者今

通事天下凡三千三百二十五名歲餘四百五十六人王
典赤太醫控鶴皆入流品又路吏及任子其途非一今歲
自四月至七月白身補官受宣敕者七十二人而科舉一
歲僅三十餘人科舉於選法果相妨邪柏顏心然其言然
其議已定不可中輟乃爲溫言慰解之翊日崇天門宣詔
特令有壬爲班首以折辱之有壬懼及禍勉從命治書侍
御史普化誚有壬曰參政可謂過河折橋者矣有壬以爲
大恥遂移疾不出初徹里帖木爾之在江浙也會行科舉
驛請考官供張甚盛心頗不平故其入中書以罷科舉爲
第一事先論學校貢士莊田租可給怯薛衣糧動當國者
以發其機至是遂論罷之徹里嘗指斥武宗爲那壁那壁
者猶謂之彼也又嘗以妻弟阿魯渾沙女爲己女冒請珠

袍等物於是臺臣復劾其罪而柏顏亦惡其忤已欲斥之詔貶徹里於南安遂死貶所人皆快之長蘆韓公溥因家藏兵器遂起大獄株連臺省多以贓敗獨無有壬名由是忌者益甚有壬度不可畱遂歸彰德六年詔入中書參知政事尋轉左丞至正二年囊加慶及孛羅帖木爾獻議開西山金口導渾河踰京城達通州以通漕運丞相脫脫主之甚力有壬曰渾河之水湍悍易決足以爲害淤淺易塞不可行舟況地勢高下甚懸徒勞民費財耳不聽後卒如所言南臺監察御史木八剌沙緣睚眦怨劾有壬父仕長沙日立東岡書院沽名竝構浮詞誣蠹有壬兄弟有壬遂稱病歸七年夏授御史中丞未幾復乞病十二年盜起河南聲撼河朔間有壬畫備禦策十五條以授郡將民藉以

安十三年起拜河南行省左丞朝廷遣將出征環河南境連營以百數一切芻餉皆仰給之有壬從容集事若平時然十五年拜中書左丞力言朝廷務行姑息之政賞重罰輕故將士貪掠子女玉帛無鬪志動倡招降之策轉集賢大學士兼太子左諭德一日入見太子方臂鷲禽爲樂遽呼左右屏去十七年以老病力乞致仕卒年七十有八有壬歷事七朝垂五十年當權臣恣睢時稍忤意輒誅竄隨之有壬錚錚力辨不少屈所著有至正集若干卷諡文忠

蘇天爵

蘇天爵字伯修真定人父志道歷官嶺北行省郎中和林大饑救荒有惠政天爵由國子學生試第一授大都路薊州判官至順二年擢翰林修撰遷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明

年慮囚湖北湖北地僻遠民獠雜居天爵冒瘴毒徧歷其

地雖盛暑猶夜篝鐙治文書屢平反疑獄

語詳黃潛所撰蘇御史治獄記

元統元年入爲監察御史在官四閱月章疏凡四十五上

自君身至朝廷政令稽古禮文閭閻幽隱其闊大體繫得

失者知無不言所劾者五人所薦舉者百有九人明年預

修文宗實錄遷翰林待制尋除中書右司都事兼經筵參

贊官後至元五年出爲淮東道廉訪使憲綱大振六年改

吏部尙書參議中書省事是時朝廷更立宰相庶務多所

弛張天爵夙夜謀畫須髮盡白至正四年拜集賢侍講學

士兼國子祭酒自以起自諸生進爲師長端己悉心以範

學者五年出爲山東道廉訪使尋召還集賢充京畿奉使

宣撫究民所疾苦察吏之奸貪其興除者七百八十有三

事其糾劾者九百四十有九人都人有包韓之譽然以忤時相意竟坐不稱職罷歸七年天子察其誣乃復起拜江浙行省參政江浙財賦居天下十七事取煩劇天爵條分目別細鉅不遺九年召爲大都路都總管以疾歸俄復起爲兩浙都轉運使時鹽法敝甚天爵拯治有方所辦課爲鈔八十萬錠及期而足十二年妖賊自淮右蔓延及江東詔仍江浙行省參政總兵於饒信所克復者一路六縣其方略之密節制之嚴雖老師宿將不能過之然以憂深病積遂卒於軍其學博而知要長於紀載嘗著國朝名臣事略十五卷國朝文類七十卷又有詩藁七卷文藁三十卷時中原前輩凋謝殆盡天爵獨身任一代文獻之寄討論講辨雖老不倦晚歲復以釋經爲已任學者因其所居稱

爲滋溪先生其他所著文有松廳章疏五卷春風亭筆記
二卷遺金紀年黃河原委未及脫藁云

王思誠

王思誠字致道兗州噉陽人本農家子自力於學後從汶
陽曹元用游學大進中至治元年進士第授管州判官召
爲國子助教改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至正二年拜監察御
史疏言京畿去秋不雨三冬無雪方春首月蝗生黃河水
湍蓋不雨者陽之亢水涌者陰之盛也嘗聞一婦銜冤三
年大旱往歲柏顏專擅威福讐殺不辜鄭王之獄燕鐵木
爾宗黨死者不可勝數非直一婦之冤而已豈不感傷和
氣邪宜雪其罪敕有司行禱百神陳牲幣祭河伯發卒塞
其缺被災之家死者給葬具庶幾召陰陽之和消水旱之

變此應天以實不以文也行部至檀州首言采金鐵冶提
舉司設司獄掌囚之應徒配者欽趾以春金鑛舊嘗給衣
食天庥以來水壤金冶因罷其給齧草飲水死者三十餘
人瀕死者又數人夫罪不至死乃拘囚至於餓死不若加
杖而使速死之愈也況州縣俱無囚糧輕重囚不決者多
死獄中獄吏妄報其病月日用藥次第請定瘐死多寡罪
著爲令又言至元十六年開埧河設埧夫戶八千三百七
十有七車戶五千有七十出車三百九十兩船戶九百五
十出船百九十艘埧夫累歲逃亡十損四五而運糧之數
十增八九船止六十八艘戶止七百六十有一車之存者
二百六十七兩戶之存者二千七百五十有五晝夜奔馳
猶不能給埧夫戶之存者千八百三十有二一夫日運四

百餘石屑背成瘡顚顚如鬼甚可哀也河南湖廣等處打捕鷹房府打捕戶尙玉等萬三千二百二十五戶阿難荅百姓劉德元等二千三百戶可以簽補使勞逸相資又言燕南山東密邇京師比歲饑饉羣盜縱橫巡尉弓兵與提調捕盜官會鄰境以討之賊南則會於北賊西則會於東及與賊會望風先遁請立法嚴禁之又言初開海道置海仙鶴哨船四十餘艘往來警邏今敝船十數止於劉家港口以捕盜爲名實不出海以致寇賊猖獗宜卽萊州洋等處分兵嚴守不令泊船島嶼禁鎮民與梢水爲婚有能捕賊者以船界之獲賊首者賞以官仍移江浙河南行省列成江海諸口以詰海商還者審非寇賊始令泊船下年糧船開洋之前遣將士乘海仙鶴哨船於二月終旬入海庶

幾海道寧息朝廷多是其議僉河南山西道廉訪司事行部武鄉縣監縣來迓思誠私語吏屬曰此必賊吏未幾果有愬於道者問曰得無訴監縣斂汝馬乎曰然監縣抵罪吏屬問思誠先知之故曰衣敝衣乘駿馬非詐而何陝西行臺言欲疏鑿黃河三門立水陸站以達於關陝移牘思誠會陝豫省憲臣及郡縣長吏往視之皆畏勞憚險欲以虛辭復命思誠怒曰吾屬自欺何以責人何以對朝廷吾當躬詣其地眾惶恐從之河中灘磧百餘里礁石錯出路窮舍騎徒行攀藤葛以進眾皆喘汗凡三十里度其不可乃作詩歷敘其險執政采之遂寢其議召修遼金宋三史調國子監司業遷兵部侍郎丁內憂朝廷行內外通調法選郡縣守令起思誠河間路總管磁河水頻溢決眞定境

召其邑吏責懲之遂集民丁作堤晝夜督工朞月而塞復築夾堤於外互十餘里命潁河民及弓手列置草舍於上擊木以防盜決是年民獲耕藝歲用大稔乃募民運碎甃治郭外行道高五尺廣倍之往來者無泥塗之病初南皮民嘗潁御河種柳輸課於官名曰柳課後河決柳俱沒官猶徵之凡十餘年其子孫益貧不能償思誠連請於朝除之郡庭生嘉禾三本一本九莖一本十六莖一本十三莖莖五六穗僚屬欲上進思誠曰吾嘗惡人行異政沽美名乃止所轄景州廣川鎮漢董仲舒之里也河間尊福鄉博士毛萇舊居也皆請建書院設山長員召拜禮部尙書以集賢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應詔言事曰置行省丞相以專方面寬內郡徵輸以固根本汰冗兵以省糧運改祿秩

以養官廉罷行兵馬司以便詰捕復倚郭縣以正紀綱設
常選以起淹滯尋出爲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辭以老病
不允十七年春紅巾賊陷商州奪七盤進據藍田縣距奉
元一舍思誠會豫王及省院官於安西王月魯帖木爾邸
眾洶懼無言思誠曰陝西重地天下之重輕繫焉察罕帖
木爾河南名將賊素畏之宜遣使求援此上策也成將嫉
客兵軋已論久不決思誠曰吾兵弱旦夕失守咎將安歸
乃移書察罕曰河南爲京師門戶陝西爲內郡藩籬兩省
相望互爲唇齒陝西危則河南豈能獨安察罕新復陝州
得書大喜曰先生真有爲國爲民之心吾寧負越境擅發
之罪遂提輕兵五千倍道來援思誠犒軍於鳳皇山還定
守禦九事夜宿臺中未嘗解衣同官潛送妻子過渭北思

誠止之分守北門其屬聞事急欲圖苟免思誠從容諭之曰諸君畏死乎自古皆有死在遲與速耳旣而援兵破賊河南總兵官果以察罕擅調遣人問之思誠亟請於朝宣命察罕專守關陝仍令便宜行事詔從之俄起五省餘丁軍思誠爭曰關中方用兵困於供給民多愁怨復有是役萬一爲變所繫非輕事遂寢尋召爲國子祭酒卒於旅舍年六十有七諡獻肅

李好文

李好文字惟中大名之東明人登至治元年進士第授大名路濟州判官入爲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國子助教泰定四年除太常博士會盜竊太廟神主好文言在禮神主當以木爲之金玉祭器宜貯別室又言祖宗建國以來每遇

大禮皆臨時取具博士不過循故事應荅而已往年有詔集禮乃令各省各郡縣置局纂修宜其久不成也禮樂自朝廷出郡縣何有哉白長院者選僚屬數人仍請出架閣文牘以資采錄三年書成凡五十卷名曰太常集禮拜監察御史時復以至元紀元好文言年號襲舊於古未聞襲其名而不蹈其實未見其益因言時政不如至元者十餘事錄囚河東有李拜者殺人而行兇之杖不明凡十四年不決好文立出之王傳撒都刺以足蹋人而死眾皆曰殺人非刃當杖之好文曰怙勢殺人甚於用刃況因有所求而殺之其情尤重乃置之死河東爲之震肅六年帝享太室召僉太常禮儀院事至正元年除國子祭酒三年郊祀召爲同知太常禮儀院事帝之親祀也至寧宗室遣阿魯

問曰兄拜弟可乎好文與博士劉聞對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帝遂拜由是每親祀必命好文攝禮儀使四年除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未行改禮部尙書與修遼金宋史除治書侍御史仍與史事俄除參議中書省事視事十日以史故仍爲治書已而復除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時臺臣皆缺好文獨署臺事西蜀奉使以私憾摭拾廉訪使曾文博僉事兀馬爾王武事文博死兀馬爾誣服武不屈以輕侮抵罪好文曰奉使代天子行事當問民疾苦黜陟邪正今行省以下至於郡縣未聞舉劾一人獨風憲之司無一免者此豈正大之體乎率御史力辨武等之枉并言奉使不法者十餘事九年召爲太常禮儀院使帝以皇太子年漸長開端本堂命太子入學以右丞相脫脫大司徒雅不

花知端本堂事而命好文以翰林學士兼諭德好文上書
宰相力辭帝不允好文取孝經大學論語孟子中庸摘釋
要略又取史傳及先儒論說有關治體者加以所見爲書
十一卷名曰端本堂經訓要義奉表以進詔付端本堂令
太子習焉好文又集歷代帝王故事總百有六篇以爲太
子問安餘暇之助又取古史自三皇迄金宋歷代授受國
祚長短治亂興廢爲書曰大寶錄又取前代帝王是非善
惡所當法戒者爲書名曰大寶龜鑑皆錄以進久之遷翰
林學士承旨十六年復上書皇太子請以所進諸書參以
貞觀政要大學衍義等篇一一推行之則萬幾之政太平
之治不難致太子深嘉納之後屢引年乞致仕

李朮魯朮字子輦其先隆安人金泰和間定女真姓氏屬
望廣平祖德從憲宗南征因家鄧之順陽以功封南陽郡
侯父居謙辟掾江西以家自隨生朮贛江舟中釜鳴者三
人以爲異朮稍長卽勤學從新喻蕭克翁學蕭故宋大家
也隱居教授學行爲州里所敬嘗夜夢大鳥止其居翼覆
軒外驚出視之冲天去明日朮至蕭奇之爲易今名字以
符夢後復從京兆蕭𧇨游攻苦食淡學益宏肆翰林學士
承旨姚燧尤稱賞其文於是𧇨妻以女大德十一年用薦
授襄陽縣儒學教諭至大四年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延
祐五年拜監察御史時英宗爲皇太子未出閣朮言宜擇
正人以輔導帝嘉納之尋劾奏中書參議元明善帝初怒
不納明日乃命改明善他官而傳旨慰諭朮巡按遼陽有

旨給弓矢環刀後因爲定制還往淮東覈憲司官聲跡淮東憲臣惟尙刑多置獄具卬曰國家所以立風紀蓋將肅清天下初不尙刑也取其獄具焚之時有旨凡以吏進者例降二等從七品以上不得用卬言科舉未立人才多以吏進若一概屈抑恐未足持天下之平請吏進者止於五品許之因著爲令時相鐵木迭爾專以刑戮復私憾卬因避去及拜住爲左相以翰林修撰起之兼領國子監卬強爲起拜住謂之曰爾可爲相否卬對曰宰相固不敢當然終日所學宰相事也夫爲宰相者必福德才量四者皆備乃可勝任拜住以酒觴卬曰非公不聞此言迎駕至行在所卬入見帝賜之坐遷右司員外郎奉旨預修大元通制泰定元年遷國子司業明年出爲河南行省左右司郎中

三年擢燕南河北道廉訪使又纂修太常集禮書成而未
上有旨命朮兼經筵官文宗之入也大臣問以典故朮所
建白近漢文故事眾皆是之文宗嘗字之而不名命與平
章政事溫迪罕等十人商論大事日夕備顧問宿直東廡
下文宗祀天地社稷宗廟竣進天厯大慶詩三章從幸上
都嘗奉敕撰碑文稱旨遷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朮以
古者教育有業退必有居舊制弟子員初入學以羔羊贄
朮命搏集之得錢二萬緡有奇作屋四區以居學者諸生
積分有六年未釋褐者皆試而官之帝師至京師詔朝臣
一品以下皆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惟朮舉觴
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
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眾爲慄然

奎章閣偶缺大學士員近臣乘間以某官爲言文宗怒曰
女何不言馬伯庸魯子翬而以斯人爲言乎文宗崩順帝
旣卽位大臣以爲赦不可頻行翬曰今上以聖子神孫入
繼大統當新天下耳目豈可收怨於新造之君邪議乃定
遷禮部尙書丞相柏顏將封秦王事下吏部議翬曰秦大
國也非宗王不可今丞相食邑高郵高郵邑名秦淮非秦
地也宜以淮易之眾不敢忤柏顏卒封於秦然皆壯翬之
直至元四年卒年六十贈南陽郡公諡文靖翬狀貌魁梧
不妄言笑而記問淹博文章簡奧久居國學論者謂自許
衡之後能立師道者惟耶律有尙及翬而巳有菊潭集六
十卷太常因革禮七十五卷子遠字朋道以廕調祕書郎
轉襄陽縣尹需次居南陽賊起遠傾財募丁壯千餘拒戰

死遠妻雷亦罵賊死舉家皆被害种之沒也蘇天爵碑其

神道

見滋溪文彙

呂思誠

崔敬貢師泰達禮麻識理亦憐眞班

呂思誠字仲實平定州人擢泰定元年進士第授同知遼州事未赴丁內艱改景州舊縣尹差民戶爲三等均其徭役每歲春行田樹畜勤敏者賞以農器地無遺力民多復業印識文簿畀社長藏之季月報縣不孝弟不事生業者悉書之罰其輸作胥吏至社者何人用飲食若干多者責償其直豪猾者竄名職田戶思誠祛其敝天厯兵興豫貸鈔於富民令下造軍器事皆先集民用不擾於後得官價亟以還民有罷彝者自其祖父因河南亂被掠爲人奴歲納丁粟以免作思誠知彝力學召其主贖爲良民他日買

羊劉智社民有愬其弟匿羊者思誠叱退之訪知王青兄弟四人友愛親至其家取酒勸酬權同骨肉前告羊者兄弟各相責悔過復還同爨鎮民張復叔母孀居且瞽勺食以活恐思誠聞之卽日迎養天旱道士持青蛇曰盧師谷小青謂龍也禱之卽雨思誠般蛇逐道士雨亦隨至遂有年毀縣中淫祠百餘惟存江都相董仲舒祠入爲翰林國史院編修文宗在奎章閣取閱國史左右昇輿以往院長貳無敢言思誠在末僚獨跪閣下爭曰國史紀當代人君得失自古天子不親閱國史事遂寢尋擢國子監丞遷司業拜監察御史與韓玉倫徒等劾中書平章徹里帖木爾變亂朝政章上畱中不下思誠納印綬殿前遂出僉廣西廉訪司事巡行郡縣土官有于元帥者恃勢魚肉人恐事

覺陰遣其子返思誠於道思誠縛之悉發其陰私痛懲其罪一道震肅移浙西達識時爲南臺御史大夫與江浙省臣有隙嗾思誠劾之思誠曰吾爲天子耳目不爲臺臣鷹犬已而劾行省平章左吉貪墨流之海南復召爲國子司業遷中書左司員外郎盜般河南省臣以僞檄呼廉訪使段輔入行省事及事敗註誤者三十餘人將寘於法思誠言於朝皆釋之屢遷侍御史劾平章政事鞏卜班不法忤御史大夫耶先帖木爾卽謁告未幾召爲集賢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出爲湖廣行省參政諸生抗疏畱之不可屢遷中書左丞御史大夫納麟誣參政孔思立受賕事或欲連中思誠納麟曰呂左丞素有廉聲難以及之遂止拜集賢學士仍兼國子祭酒吏部尙書僕哲篤左司都事武祺

等建言更鈔法以楮幣一貫省權銅錢千文爲母而錢爲子命廷臣集議思誠曰中統至元自有母子上料爲母下料爲子譬之蒙古人以漢人子爲後皆人類也尙終爲漢人之子豈有故紙爲父而立銅爲子者乎一座咸笑思誠又曰錢鈔用法見爲一致以虛換實也今歷代錢至正錢中統鈔至元鈔交鈔分爲五項慮下民知之藏其實而棄其虛恐不利於國家也倪哲篤曰至元鈔多僞故更之爾思誠曰至元鈔非僞人爲僞爾交鈔若出亦多爲僞者矣且至元鈔猶故戚也家之僮奴且識之交鈔猶新戚也雖不敢不親人未識也其僞反滋多況祖宗成憲豈可輕改哉倪哲篤曰錢鈔兼行何如思誠曰錢鈔兼行輕重不倫何者爲母何者爲子汝不通古今道聽塗說何足行也倪

哲篤忿曰我等策既不可行公有何策思誠曰有世祖至元舊章在丞相脫脫見思誠言狐疑未決已而監察御史承望風旨劾思誠狂妄左遷湖廣行省左丞時武昌失守思誠抵武昌城下語諸將曰賊據城與諸君相持久必不知吾來出其不意可以入城遂行諸將不獲已隨其後賊倉卒無備盡驚走竟不煩轉鬪而入思誠乃大會軍民官吏告之曰賊去示吾弱也規將復來於是申號令戒職事修器械葺城郭明部伍先謀自守徐議出征苗軍暴橫侵辱省憲思誠正色叱之曰若等能殺呂左丞乎自是無敢復至曾未數日召還復爲中書左丞思誠去二日城復陷移大司農俄得疾以至正十七年卒思誠三爲祭酒一法許衡之舊所教諸生後多爲名士有文集若干卷兩漢通

紀若干卷諡忠肅

崔敬字伯恭大寧惠州人通刑名法律之學辟書吏用累考及格授刑部主事拜監察御史至元六年既毀文宗廟主削文宗后皇太后之號徙東安州皇弟燕帖古思文宗子也又放之高麗敬上疏曰文皇獲不軌之愆已徹廟祀叔母有階禍之罪亦削洪名盡孝正名斯亦足矣惟念皇弟燕帖古思太子年方在幼罹此播遷天理人情有所不忍明皇當上賓之日太子在襁褓尙未有知義當矜憫蓋武宗視明文二帝皆親子也陛下與太子皆嫡孫也以武皇之心爲心則皆子孫固無親疏常人有百金之產尙置義田教育宗族不使失所況皇上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子育黎元當使一夫一婦無不得其所今乃以同氣之人置

之度外不適足貽笑邊邦取辱外國乎不報又疏諫天子
巡幸上都宜御內殿其略曰世祖以上都爲清暑之地車
駕行幸歲以爲常閣有大安殿有鴻禧睿思所以保養聖
躬適起居之宜存敬畏之心也今失刺行在帳殿乃先皇
所以備宴游非常時臨御之所陛下方以孝治天下屢降
德音祇行宗廟親祀之禮而國家多故天道變更臣願大
駕還大內居深宮嚴宿衛與宰臣謀治道萬幾之暇則命
經筵進講究古今盛衰以緝熙聖學庶宗社之福時帝數
以歷代珍寶分賜近侍敬又言臣聞世皇時大臣有功所
賜不過槃革重惜天物爲後世慮至遠也今山東大饑燕
南亢旱海潮爲災天象示儆地道失寧京畿南北蝗飛蔽
天正當聖主恤民之日近侍之臣不知慮此奏稟承請殆

無虛日甚至以府庫百年所積之寶物徧賜僕御闔寺之
流乳稚童孩之子帑藏或空萬一國有大事人有大功又
將何以行賞乎乞追回所賜以示恩不可濫庶允公論是
年出僉山北廉訪司事按部全寧獄有李秀以坐造僞鈔
連數十人而皆與秀不相識敬疑而讞之知秀實邨落童
子師以捶楚誣服其造僞鈔者乃大同王濁十餘年事不
白移文至大同果得王濁正其辜至正初遷河南又遷江
東所至抑豪強惠下窮洗冤滯興學勸農十一年遷同知
大都路總管府事直沽河淤數年中書省委敬浚治之給
鈔數萬錠募工萬人不三月告成咸服其能十五年以兵
部尚書兼濟寧軍民屯田使朝廷給鈔十萬錠散於有司
招致居民軍士立營屯種歲收粟百萬斛以給邊防居歲

餘其法并并十七年召爲大司農少卿遂拜中書參政盜
據齊魯敬與平章政事荅蘭參政俺普討之因與俺普密
議曰我軍強且勝彼將敗而降如得仗義之士抵其巢穴
而招安之亦方面之幸也選國子生王恪等往鄆城見李
秉彝田豐等諭以逆順禍福皆悔過自新山東郡邑皆復
敬以軍馬供食浩繁民力日疲乃請行納粟補官之令詔
從之河北燕南士民踵至積粟百萬石綺段萬匹以給軍
費民獲少蘇除山東行樞密院副使卒諡忠敏又遂魯曾
者修武人爲太常博士議武宗廟后主配享事已見后妃
傳中舊史專傳今不錄

貢師泰字泰甫寧國宣城人父奎以文學名家延祐至治
閒累官集賢直學士卒諡文靖師泰早肄業國子學泰定

四年釋褐出身授大和州判官除紹興路總管府推官郡有疑獄悉爲讞決山陰白洋港有大船飄近岸史甲二十人適取鹵海濱見其無主因取其篙櫓船中有二死人有徐乙者因誣史等所劫竝連史所傭富民高丙師泰密詢之則里中沈丁載物抵杭而回因竊網中魚爲漁者所殺史高皆弗知情其冤乃白游徼徐裕以巡鹽爲名肆暴邨落間一日遇諸暨商奪其所齎錢撲殺之投尸於水走告縣曰我獲私鹽犯人畏罪赴水死官驗視有傷旋以疑獄釋師泰追詢覆案之具得裕所以殺人狀復俾待報餘姚孫國寶以求盜獲姚甲造僞鈔受賕而釋之執高乙魯丙赴有司誣以同造魯與高未嘗相識也師泰疑窮詰之辭屈而情見卽釋魯高而處姚孫以死治行爲諸郡第一考

滿復入翰林爲應奉預修后妃功臣列傳事畢屢遷監察御史白世祖以後省臺不用南人及是始復舊制南士復得居省臺自師泰始至正十四年除吏部侍郎時江淮兵起京師食不足師泰奉命和糴於浙右得糧百萬石以給京師遷兵部侍郎朝廷以京師至上都驛戶凋弊命師泰巡視整飭之驗貧富均徭役數十郡賴以稍蘇豪貴深嫉之莫能中傷也十五年授平江路總管甫視事張士誠自高郵率眾渡江直抵城下攻圍甚急明年春守將弗能支斬關遁去師泰領義兵出戰力不敵亦懷印綬棄城遁匿海濱士誠旣納降江浙行省丞相達識以便宣授師泰兩浙都轉運鹽使剔其積蠹通其利源國用資之除江浙行省參政二十年除戶部尙書分部閩中以閩鹽易糧由海

道轉運給京師凡爲糧數十萬石二十二年召爲祕書卿卒師泰以文字知名而尤長政事所至績效輒著尤喜接引後進士翕然歸之有詩文若干卷行於世

亦憐眞班西夏人父俺伯

一作暗伯

以忠勤事世祖爲知樞密

院事亦憐眞班性剛正動有禮法仁宗召見令人宿衛至順初爲翰林學士承旨元統至元之間柏顏爲丞相專權擅政嫉其論事不阿出爲江南行臺御史大夫尋殺其子荅里麻而謫置海南及柏顏敗乃得召還朝至正六年拜御史大夫盡選中外廉能之官置諸風憲一時號稱得人遷宣政院使出爲甘肅行省平章設法弭西羌之寇民立石頌之召還知樞密院事復爲御史大夫知經筵事嘗奏言風俗人心日趨於薄請禁故吏不許彈劾所事官長太

師馬札爾台與子丞相脫脫旣謫居在外時相欲傾之噤人告變且扳臺臣同上奏亦憐真班終不從監察御史劾奏時相帝不聽亦憐真班反復論奏不已由是忤上意出爲江浙行省平章遷湖廣行省左丞相復召知樞密院事十一年額亳兵起朝廷命將出師多失律致敗數進言於時相不見聽復出爲江浙行省左丞相十二年移江西於是妖賊由蘄黃陷饒州饒之屬邑安仁與龍興接境其民皆相挺爲亂亦憐真班道出安仁因駐兵招之來者厚加賞賚不從者命子哈藍多爾只與江西左丞火尼赤等乘高縱火攻散之餘干久爲盜區亦聞風順服先是江西行省平章道童以寬容爲政軍民懈弛亦憐真班旣至風采一新威聲大振十四年八月卒封齊王諡忠獻

達禮麻識理字遵道怯烈台氏至正五年選充經筵譯史十五年拜監察御史歷遷上都畱守兼開平府尹時孛羅帖木爾擁兵京師皇太子奔冀寧孛羅命其黨集兵至上都以守禦爲名達禮麻識理密請糾集外兵一旦布列鐵磨竿山下揚言四方勤王師至其黨大駭乘夜東走達禮麻識理增修武備城守益嚴未幾圖堅帖木爾用孛羅命以兵犯上都鐵甲馬步軍蔽野至呼聲動天達禮麻識理飭軍士城守申明逆順以安人心巡視晝夜不息及孛羅伏誅圖堅奔潰上都以安累除知樞密院大撫軍院事初大撫軍院之立也太子用完者帖木爾等計專以備禦擴廓旣而政權不一事務益乖各復引去及達禮麻識理之至事且無可爲者未幾遂卒先一夕有怯薛官哈刺章者

丞相阿魯圖孫也夜夢太祖召見語之曰我以勤勞取天下傳於安歡帖睦爾而愛猷識理達臘不克肖似廢壞我家法苟不卽改圖天命不可保矣爾本功臣之後且誠實故召與語明旦卽亟以我言告爾主若不以告吾殛汝告而不改則吾他有以處之達禮麻識理其人庶幾識事宜者然知而不言將焉用之吾其先殛之矣明旦入見帝具以夢告帝令告皇太子比出則達禮麻識理已無疾而卒